

以读攻“毒”

朱丹枫

最近看到了一份中国图书市场报告,《2021图书消费半年报告》。报告中有一个消息真是挺好的,2021年上半年在天猫上人均购书量就达到4.6本,这个数字了不起。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,中国人越来越爱读书了,当然,再往深分析一层,疫情也是一部分因素。

2020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虽有所下降,但线上规模逐年加大,2020年达767亿元。其中在天猫平台的成交规模远超50%,天猫成最大线上书城。2020年全年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才4.7本。

书中不只有诗和远方,更有眼前的“现实”需求。

2021年上半年,天猫销量增长TOP学习备考类图书成为人们买书的最大“动机”,考试辅导类图书持续占据销售榜首,儿童读物和艺术文学书籍也在线上受到追捧,法律类、漫画书、管理类书籍掀起热潮。

这份报告说明,疫情之下,各国消费者在以读攻“毒”。报告数据显示,全球范围内有35%的消费者表示,疫情增加了自己的图书阅读量;中

国有44%的消费者表示,疫情增加了自己的图书阅读量。

这份报告带给我们很多思考,一方面,考试教辅图书中公务员、考研、财会是三大核心“科目”,线上不仅可以买到相关的教材,也可以搭配相关的培训课程“双管齐下”;另一方面,在热门的图书榜单中,政治学习、儿童读物、语言学习等各种类型的图书,受到追捧。

年轻一代购书潜力不断攀升,为自我成长持续充电。有声阅读比例提升,其中移动有声APP平台受到最多的青睐;天猫也正在形成形式多样的供给,覆盖了纸质书、有声读物、知识服务等领域,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的阅读需求。“00后”展现出很高的消费潜力,消费规模快速增长,由于他们正面临着升学、求职等关键节点,对技能类、教辅类图书需求量大;而“90后”更多则面临家庭与生活的压力,更偏爱育儿类和自我实现类书籍。

不同地域养育不同的书“乡”文化。江浙、广东、山东等省份考试类书籍销售更高,是“学霸”聚居区;而首都北京消费者更偏爱文学书籍,在快节奏生活中努力找寻心中的“远方”。值得一

提的是,2021年上半年对比2020年来看,湖北、江西等地区的图书消费人数增速名列前茅,尤其是湖北省占据榜首。

当然,疫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好事,但是它确实重组了经济活动的结构。比如,重组了时间结构,大家的社交活动少了,有更多时间看书了。

前不久,我感染了新冠病毒,借着这个“机会”,再次阅读了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之《铸剑》,进一步体味到了作者在作品中“埋藏”的“深意”。

《铸剑》的故事原型出自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集《列异传》,故事大意是这样的:楚王请天下第一铸剑名师干将、莫邪夫妇为他铸剑。干将夫妇知道剑成之日就是自己丧命之时,因为楚王怕他们再为别人铸剑。于是二人铸了雌雄两把剑,雌剑献给了楚王,雄剑由莫邪保留,将来由他们的遗腹子去报仇。干将在献剑之后果然被楚王所杀。16年后,干将、莫邪的儿子眉间尺长大成人,决心报仇。但是他一个少年办不到这件事,这时他遇到了侠士宴之敖。宴之敖讲,他可以去杀了楚王为干将一家报仇,但是需要宝剑

享受慢读书

孙晓帆

我对读书偏爱,感兴趣的书,喜欢一读再读。越是反复看,越觉得有滋味,收获越多。对比吃美食,反复看书的营养是叠加的,滋养是深层次的。

作家严歌苓说:“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,是难以消化的,所以得回味、反刍,才能汲取它的营养。”

书读百遍、其义自见的收获有时候是无意识得到的。那时,村上有一位老先生拿皮鞋和草鞋之比来教育孙子读书:好好读书,将来就能穿皮鞋当体面的人;不好好读书,将来就只能穿草鞋干粗活。这个段子曾在村里流传了一段时间,而在我懵懂的意识中,只知道多读书很重要。后来,我在老阁楼上翻到一套蒙灰的《西游记》和几本历史杂志,看到降妖除怪和一些成语典故,竟一下子沉浸其中,没事就反复翻阅,完全忘记了读书会有好鞋穿之说。

因为没有别的书可选择,我只能把一本旧书翻来覆去地看,看着看着就记住了故事情节,理解了人物特点,有时讲给一起玩的小伙伴听,她们听得津津有味。那时,广播里流行各种评书,讲解也很慢,一句话有时解释半天,我耐着性子听,也完全理解消化了。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……我听得如痴如醉。得益于经常听评书,上初中时,语文老师突袭考试文言文,我毫不费力就把试卷做完了。

慢读诗书有益于体会古典文学的韵味。如柳永的《雨霖铃》、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,还有很多唐诗宋词,慢下来读,方能朗诵出韵味。循着诗的节拍和韵律,让诗文的意境渗入自己的想象空间,情绪很容易受到感染,从而与作者一同悲喜,产生共鸣,仿佛跨越时空与作者链接了情感,瞬间梦穿千年。

上学时我有大把时间在图书馆借阅名著,《简·爱》《飘》《巴黎圣母院》等经典名著,都是不可不读的好书。那几年,我对经典小说持久偏爱。一点点慢读,收获很大。有时同学之间聊天,感叹某书中的某句真是神来之笔,熟读过的人能立即共鸣,泛读者则很难接上话茬。我读《简·爱》,发现了自己认同的爱情观,特别欣慰,读到精彩处,会深深震撼。反复看《飘》,强烈感受到主人翁斯嘉丽的勇气,感悟到人生没有永远的低谷,身在泥泞要学会忍耐,永远不要坐以待毙,毕竟“明天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!”

工作后看书的时间少,商业化时代,什么都讲究实用、快进。有些人读书之多、读书之快让人羡慕。我也曾尝试速读,只攫取有用的部分。可惜忙碌了一阵后就什么也记不住,没什么收获。

一本好书,我始终心心念念,需慢慢品,才觉得踏实。

在朱光潜看来,“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,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;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,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。”读书的数量不是首要的,重要的是书的品质与所引起思考的程度才最珍贵。

我对此深以为然。

编者按

农,为天下之本。中华文明,因农而起,因农而兴,因农而久远。自古以来,乡村不仅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,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,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,蕴含着“我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”的秘笈。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,也是近代以来无数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梦想。今特刊载知名作家、《晏阳初》作者苗勇梳理的晏阳初乡村建设理念、方法和途径。

晏阳初的“乡建梦”

苗勇

宜,因人制宜。

二是农民要参与进来。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和开发。他提出“建乡须先建民,一切从人民出发,以人民为主,先使人民觉悟起来,使他们有自发自动的精神,然后一切工作,才不致架空。”

三是主动性要激发出来。晏阳初认为须先促成平民“自力”,然后才有“更生”的希望。他指出“要达到开发民力的目的,须从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下手”,必须灌输知识,增加生产,保卫健康,促进组织,因为知识、生产、健康和组织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。

(四)深入浅出,循序渐进——从他们所知开始,用他们已有来改造

晏阳初说:发扬民力,开发展力,改造生活,是一个巨大的工程,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,千头万绪从何开始?要从平民最迫切问题入手,从他们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开始,在人们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,要求乡村工作人员将复杂而高深的科学知识简单化,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要深入浅出。如果农民听不懂,用不上,一切都将成为空谈。

(五)示范带动,以点促面——以表证来教

晏阳初所谓的表证,就是“榜样”的意思。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,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定县实验,以县为单位,进行全国化的社会大实验。后来,又将这种方法推广到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,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科学深入民间。

定县实验中,生计教育的成效如何,关系到农民投入乡村改造的热情,关系改造运动的成败。如何推行生计教育,在当时的中外教育史上又无前例可循。采用传统的学校式的正规教育方法更是不可行的。于是,他们创造了表证农家的方法:挑选平民学校成绩好并热心农业技术改革的农户,作为表证专家,以此作为当地农业推广的中心与农业经济建设的枢纽,通过他们实地操作、实际成果与现身说法,向其他农民做表演示范。这样就把课堂搬到了农田、变书本教学为实干学习。

(六)注重实际效果,不做表面文章——不是装饰陈列

晏阳初认为,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所进行的一切,不是为了装饰陈列,专门拿来供人参观的,而是为了在农民实际生活中发生效应的。

定县实验过程中,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参观。但有些人对定县乡村改造的市政设施感到失望,认为没有平坦的马路与像样的建筑。晏阳初说,我们向来不主张做表面文章,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组织,多年来一直靠募捐得来的资金维持事业,从来舍不得多花一文钱。我们要扎扎实实搞实验,注重实绩,企图为各地各国提供一个示范的模型,这个模型是看得亲切,学得容易,富有实效。我们没有忘记,自己的事业是为广大贫困地区的劳苦大众服务。如果我们提供的模式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,那就失去了乡村改造的意义。

书籍的远行

仇敏

短信提示有新的快递到达驿站,我的心里一阵激动,取来拆开,果真不然,是汪曾祺的散文集《五味》。

这可不是我买的书,而是好友“漂流”给我的,这是独属于我们的“图书漂流计划”。

大学毕业后,一众好友或因工作,或因家庭原因,去住了不同的城市。虽然情谊未变,但毕竟距离远了,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。

忘了是哪一天,在上海工作的小慧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怎么说咱也是中文系毕业的,但是自从工作后人都变懒了,满满一屋子书,愣是一本都读不下去。”

我调侃道:“所以说‘书非借不能读也’,守着一屋子自己的书,哪儿能有动力呢?”

这句话让小慧灵感乍现:“对呀!不如我们来‘图书漂流’吧!”

于是,她火速召集昔日好友,马不停蹄开展起“图书漂流计划”——每人选一本书寄给一位伙伴,读完收到的书之后,再寄给另一个人,直到所有人都读完,再开启下一轮。

一开始,我们只是觉得新鲜,没想到读过三五本书之后,我们竟渐渐爱上了“图书漂流”,不仅在督促下每周读一本书,而且阅读的类型也越来越广泛,小说、历史、心理学等都有涉猎。

不过,“漂流”来的书有时也会带来“闹剧”。比如我喜欢读恐怖悬疑小说,小冰却是个胆小的,收到我的书后就抱怨:“好想看,但是害怕得不行,晚上都不敢把书放卧室里,害怕有恐怖的东西从书里爬出来。”

我故意逗她:“晚上你可以把书放在冰箱里冻起来,这样那些可怕的东西就出不来了。”

没想到小冰当真照做,结果书再次解冻后变得湿答答的,书页都皱了。她懊恼地拍照发给我们看,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有时,大家也会在书中贴上便签,写一些有趣的批注。像“存款显示出来的叫财产,显示不出来的叫财富”“世界上只有骗子是真心的,因为他是真心骗你的”,后收到书的人若是对批注有感而发,再继续批注,一来二去,倒似微信群里还聊得热闹。每每读到便签,联想到批注人说话的机灵精怪,总是让人忍俊不禁。

有一回,小慧的亲人离世,她情绪低落,好一阵子没缓过来。于是,便签上的内容变成了关心的话语、可爱的小漫画、一首暖心的小诗。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向小慧传达着同一个信息:“我们在呢。”很快,小慧就在我们的鼓励下走了出来。而这种方式也保留了下来,后来无论谁遇到任何事,大家都在便签上交流情感,献计献策。

前两天做个人复盘,蓦然发现,距离第一本书开始“漂流”,竟已经两年了。我们的“图书漂流计划”还在持续,友情也在继续。

一本本书,到过繁华的上海滩,走过老北京的小胡同,去过美丽的巴蜀胜地,也看过东北的雪景,内蒙古的草原。在车马都快,拆盲盒般的怦然心动,阅读时的如饥似渴,寄走后的满心欢喜,让每一个平淡单调的日子开始有了期待。

但这一切都抵不过那一张张便签中的暖心话语,指尖划过一个个铅字,书香裹挟着远方的思念席卷而来,心便暖了。纵使相隔千里,也要让文字远行,换一种方式,用书籍拥抱你。



阅读与人生